

青年读本

肖军题



写家漫语

(上)

XIEJIA MANYU

老舍著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因作品很多而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

老舍文集

老舍文集



作家漫语

老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青年读本

肖军题



写家漫语 (上)

老舍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家漫语/老舍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8(2010.3重印)
(青年读本)
ISBN 978-7-80094-830-5

I. 写… II. 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7691号

书 名	写家漫语
作 者	老 舍
责任编辑	钟 艺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690×96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44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4版第2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上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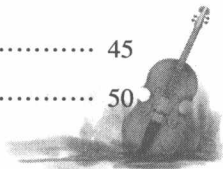
目 录

· 记人篇 ·

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	1
给茅盾兄祝寿·····	5
敬悼许地山先生·····	7
宗月大师 ·····	12
白石夫子千古 ·····	15
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	17
祭王统照先生 ·····	20
敬悼我们的导师 ·····	21
悼于非阁画师 ·····	23
悼念罗常培先生 ·····	25
四位先生 ·····	28
哭白涤洲 ·····	33
何容何许人也 ·····	36
一点点认识 ·····	40
大地的女儿 ·····	42

· 亲情篇 ·

我的母亲 ·····	45
我的理想家庭 ·····	50



2 写家漫语

有了小孩以后	53
--------------	----

· 回顾篇 ·

自 传	57
自传难写	62
婆 婆 话	64
抬头见喜	68
“四大皆空”	71
“五四”给了我什么	73
东方学院	75
八方风雨	80
成绩欠佳,收入更欠佳	105
梦想的文艺	108

· 写作篇 ·

我的创作经验(讲演稿)	110
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114
我怎样写《赵子曰》	118
我怎样写《二马》	121
我怎样写《牛天赐传》	125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128
怎样写小说	132
我怎样写短篇小说	136
怎样写文章	142
我怎样投稿	147
人物的描写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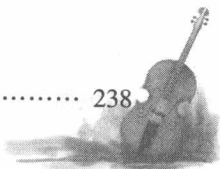
景物的描写	154
比 喻	161
越短越难	163
谈 简 练	166
谈文字简练	171
大众文艺怎样写	173
从技巧上说	183
“现成”与“深入浅出”	184
别怕动笔	189
关于写作的几个问题	193

· 读书篇 ·

读 书	196
谈 读 书	199
写 与 读	201
读 与 写	207
怎样读小说	217
关于阅读文学作品	220
文学遗产应怎样接受	223
古为今用	225
选择与鉴别	229
读巴金的《电》	232
《红楼梦》并不是梦	234

· 艺文篇 ·

谈 幽 默	238
-------------	-----



4 写家漫语

什么是幽默·····	243
“幽默”的危险·····	245
谈讽刺·····	248
滑稽小说·····	251
谈诗·····	254
诗人·····	258
怎样学诗·····	261
我的“话”·····	263
我怎样学习语言·····	267
谈用字·····	272
人、物、语言·····	274
言语与风格·····	276
观画偶感·····	281
说漫画·····	283
读画小记·····	284
傅抱石先生的画·····	286
沫若、抱石两先生书画展捧词·····	289
看画·····	292
灵的文学与佛教·····	294
乍看舞剑忙提笔·····	299
充实我们的学识·····	301

· 随笔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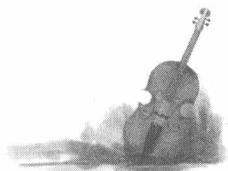
习惯·····	304
闲话·····	306
献曝·····	309
多鼠斋杂谈·····	311



文 牛	322
储蓄思想	325
又是一年芳草绿	327
忙	330
鬼 与 狐	332
谈 “放”	335
养 花	336
春来忆广州	338

· 游记篇 ·

春 风	340
大明湖之春	342
可爱的成都	345
青蓉略记	348
北京的春节	354
内蒙风光	358
附:解读老舍先生的五把钥匙	364



· 忆人篇 ·

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

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是从他的著作中见到的，我没有与他会过面。当鲁迅先生创造出阿 Q 的时候，我还没想到到文艺界来作一名小卒，所以就没有访问求教的机会与动机。及至先生住沪，我又不喜到上海去，故又难得相见。四年前的初秋，我到上海，朋友们约我吃饭，也约先生来谈谈。可是，先生的信须由一家书店转递；他第二天派人送来信，说：昨天的信送到的太晚了。我匆匆北返，二年的工夫没能再到上海，与先生见面的机会遂永远失掉！

在一本什么文学史中（书名与著者都想不起来了），有大意是这样的一句话：“鲁迅自成一家，后起摹拟者有老舍等人。”这话说得对，也不对。不对，因为我是读了些英国的文艺之后，才决定也来试试自己的笔，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下至于乌德豪司^①与哲扣布^②也都使我欣喜。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对，因为像阿 Q 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即使在文学与思想上不便去摹仿，可是至少也要得到一些启示与灵感，它的影响是普遍的。一个后起的作家，尽管说他有他自己的创作的路子，可是他良心上必定承认他欠鲁迅先生一笔债。鲁迅先生的短文与小说才真使新文艺站住了脚，能与旧文艺对抗。这样，有人说我是“鲁迅派”，我当然不愿承认，可是决不肯昧着良心否认阿 Q 的作者的伟大，与其作品的影响的普遍。

我没见过鲁迅先生，只能就着他的著作去认识他，可是现在手中连一本书也没有！不能引证什么了，凭他所给我的印象来作这篇纪念文字吧。这当然不

① 现通译沃德豪斯（1881—1957），英国小说家，抒情诗人和剧作家。

② 现通译雅各布斯。



会精密，容或还有很大的错误，可是一个人的著作能给读者以极强极深的印象，即使其中有不尽妥确之处，是多么不容易呢！看了泰山的人，不一定就认识泰山，但是泰山的高伟是他毕生所不能忘记的，他所看错的几点，并无碍于泰山的伟大。

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的赞词。学问渊博并不见得必是幸福。有的人，正因其渊博，博览群籍，出经入史，所以他反倒不敢道出自己的意见与主张，而取着述而不作的态度；这种人好像博物院的看守者，只能保守，而无所施展。有的人，因为对某种学问或艺术的精究博览，就慢慢的摆出学者的架子，把自己所知的那些视为研究的至上品，此外别无他物值得探讨，自己的心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假若他也喜创作的话，他必是从他所阅览过的作品中，求字字句句有出处，有根据，他“作”而不“创”；他牺牲在研究中，而且牺牲得冤枉。让我们看看鲁迅先生吧。在文艺上，他博通古今中外，可是这些学问并没把他吓住。他写古文古诗写得极好，可并不尊唐或崇汉，把自己放在某派某宗里去，以自尊自限。古体的东西他能作，新的文艺，无论在理论上与实验上，他又都站在最前面；他不以对旧物的探索而阻碍对新物的创造。他对什么都有研究的趣味，而永远不被任何东西迷住心。他随时研究，随时判断。他的判断力使他无论对旧学问或新知识都敢说话。他的话，不是学究的掉书袋，而是准确的指示给人们以继续研讨的道路。

学问比他更渊博的，以前有过，以后还有；像他这样把一时代治学的方法都抓住，左右逢源的随时随事都立在领导的地位，恐怕一个世纪也难见到一两位吧。吸收了“五四”运动的“从新估价”的精神，他疑古反古，把每时代的东西还给每时代。博览了东西洋的文艺，他从事翻译与创作。他疑古，他也首创，他能写极好的古体诗文，也热烈的拥护新文艺，并且牵引着它前进。他是这一时代的纪念碑。在文艺上，事事他关心，事事他有很高的成就。天才比他小一点的，努力比他少一点的，只能循着一条路线前进，或精于古，或专于新；他却像十字路口的警察，指挥着全部交通。在某一点上，有人能突破他的记录，可是有谁敢和他比比“全能”比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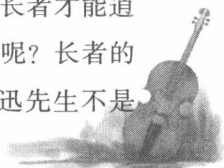


也许有人会说：在文艺理论方面，鲁迅先生只尽了介绍的责任，并未曾建设出他自己的有系统的学说；而且所介绍的也显着杂乱不纯。假若这话是对的，就请想想看吧：批判别人的时候，不是往往忘却别人的努力，而老嫌人家作得不够吗？设若能看到这一点，我们不是应当看看自己，我们自己假如也把研究、创作、翻译，同时并作，像鲁迅先生那样，我们的成绩又能有多少呢？我们就是对于一位圣人，也应不客气的批评；可是我们也应当晓得批评不仅是发威，而是于批评中，取得被批评的最良最崇高的精神，以自策自励。鲁迅先生能于整理国故而外，去介绍，去翻译，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一个人的精力与天才永远不能完全与他的志愿与计划相配合，人生最大的苦痛啊！只有明知这苦痛是越来越深，而杀上前去，以身殉志的，才是英雄。鲁迅先生的精神便是永远不屈不挠，不自满，不自馁。鲁迅先生的精神能以不死，那就靠后者也能死而后已的继续努力。抓住一位英雄的弱点以开心自慰，既无损于英雄，又无益于自己，何苦来呢！

还有人也许说，鲁迅先生的后期著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闭户写作，不问外面的事，也许能写出比阿Q更伟大的东西，岂不更好？

是的，鲁迅先生也许能那样的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为鲁迅先生了。希望鲁迅先生去专心著作的人，虽然用着惋惜的语调，可是心中实在暗暗的不满意！不满意他因爱护青年，帮忙青年，而用去许多时间；不满意他因好管闲事而浪费了许多笔墨。

我不晓得假若鲁迅先生关上屋门，立志写伟大的作品，能够有什么贡献；我不喜猜想。我却准知道鲁迅先生的爱护青年与好管闲事是值得钦佩的事。他有颗纯洁的心，能接近青年；他有奋斗的怒火，去管闲事。是的，先生的爱护青年，有时候近于溺爱了；可是佛连一个蚂蚁也爱呢！母亲的伟大往往使她溺爱儿女，这只有母亲自己晓得其中的意义。旁观者只能表示惋惜与不满，因为旁观者不是母亲，也就代替不了母亲，明白不了母亲。自己不是母亲，没有慈心，觉得青年们都应该严加管束，把青年们管得像羊羔一样老实，长者才能逍遥自在的为所欲为。为长者计，这实在是不错的办法。可是，青年呢？长者的聪明往往把“将来”带到自己的棺材里去，青年成了殉葬者。鲁迅先生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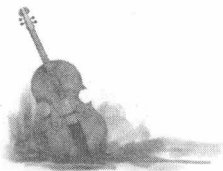
这样的长者，他宁可少写些文章，而替青年们看稿子；他宁可不享受一些，而替青年们掏钱印书；他提拔青年，因为他不肯只为自己的不朽，而把青年们活埋了。这也许是很傻的事吧？可是最智慧的人似乎都有点傻气。

至于爱管闲事，的确使鲁迅先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的不留情的讽刺讥骂，实在使长者们的难堪，因此也就要不得。中国人不会愤怒，也不喜别人挂火，而鲁迅先生却是最会挂火的人，假若他活到今日，我想他必不会老老实实的住在上海，而必定用他的笔时时刺着那些不会怒，不肯牺牲的人们的心。在长者们的，也许暗中说句：“幸而那个家伙死了。”可是，我们上哪里去找另一个鲁迅呢？我们自惭；自惭假若没有多少用处，让我们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时候，挺起我们的胸来吧！

只写了些小品文吗？据我看，鲁迅先生的最大成就便是小品文。我敢说，他的学问限制不了后起者的更进一步，他的小说也拦不住后起者的猛进直前。小品文，在五十年内恐怕没有第二把手，来与他争光。他会怒，越怒，文字越好。文字容易摹仿，怒火可是不易借来。他的旧学问好，新知识广博，他能由旧而新，随手拾掇极精确的字与词，得到惊人的效果。你只能摘用他所用过的，而不易像他那样把新旧的工具都搬来应用，用创造的能力把古今的距离缩短，而成为他独有的东西。他长于古文古诗，又博览东西的文艺，所以他会把最简单的言语（中国话），调动得（极难调动）迭宕多姿，永远新鲜，永远清晰，永远软中透硬，永远厉害而不粗鄙。他以最大的力量，把感情、思想、文字，容纳在一两千字里，像块玲珑的瘦石，而有手榴弹的作用。只写了些短文么？啊，这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文艺建设！！

燃起我们的怒火吧，青年！以正义感，以最有力的文字，尽力于抗战建国的事业吧！在抗战中纪念鲁迅先生，我们必须有这个决心！

（载 1938 年 10 月 16 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七期）



给茅盾兄祝寿

茅盾兄今年五十岁了。

时间有多么不从容啊！恐怕在“五四”运动中，那些想一拳打倒孔庙，另一拳打开科学与民主政治的大路的年轻小伙子们，到今天，都是四五十岁了吧！

我要落泪，白发就是白旗，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不向时间投降的呀！不过，这还不是我要落泪的主要原因。看看吧，“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到今天，还有几个依旧热烈，依旧时时的握起拳头呢？哼，有的变成了官僚，有的变为富贾，有的还改为希特勒的崇拜者呀！我的天！时间要我们投降给“死”，可是我们还没等到时间拔去我们的牙，封闭了我们的耳目，我们自己就先把腿迈到地狱去，这才真可悲哀！难道人生真是个梦么？可以随便乱变，甚至于变成一条狗么？

茅盾先生变了，但是，他只变了外形，他的背已有点驼，眼有点花，而且留下胡子。他今年五十岁了，他没法阻止时间的侵略。在精神上，他可是始终没有变。在“五四”时代，他便是新文艺的最努力，而且也是最成功的领导者。今天他还是这样，捻着他的小胡子，他仿佛是在说：“是的，我把时间招牌自动的挂在这里。可是，时间能把我怎样呢？刀斧么，监狱么，穷困么，疾病么，都一样的不能叫我跪下呀！”

这样，无论他受着怎样的窘迫，他也始终不闭上他的口。他永远要说出他以为值得一说的话。勇敢使他永远年轻，而时间增高了他的智慧。他创作，他翻译，他研究，他编辑，他的勤劳与成绩，从“五四”到今天，老跑在我们的前面。他使我们敬爱他，甚至于忌妒他。

在抗战中，他跑到新疆，跑到香港与桂林，而后来又来到重庆。无论到哪里，他总是殷恳的撒播新文艺的种子，虽然这种工作会给他带来许多身体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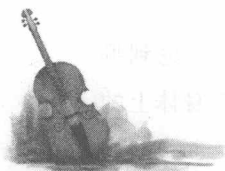


与精神上的痛苦。他不单认定文艺工作是有价值与愉快的，他也认定了这种工作是痛苦的，把痛苦与愉快都尝到，他得到了崇高。

到重庆来，他时常的患病，可是，他并不肯以疼痛为理由而停止工作。每逢“文协”开会，他必跑几十里路来参加。遇到哪个朋友，他都拉不断扯不断的谈文艺上的问题和文艺界的掌故。深夜，他的眼已睁不开，可是还不肯闭上，他还须说下去。他的话与他的文章都是长江大河，虽然天旱也还有波涛。或者，我猜想，这也许是一部分因为时间把旧日的伙伴一个个的剔出去，他有些寂寞之感吧？

茅盾兄，你今年五十了。我希望你还再活三四十年，再写出十部八部比《子夜》更伟大的作品。时间早晚会毁灭了我们的，但是你的著作会使你永生。这样，我们连时间都不怕了，还怕别的什么呢！让我们给敢删改割裂你的文字的那些神童们祝福吧，因为今天是你的寿日，理当“赦免”他们。

（载 1945 年 6 月 24 日《大公报》）



敬悼许地山先生

地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以他的对种种学问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的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每逢当我看见他的笑脸，握住他的柔软而戴着一个翡翠戒指的手，或听到他滔滔不断地讲说学问或故事的时候，我总会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岁；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岁，他必定还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有说有笑，还能那样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永不驳回朋友的要求，或给朋友一点难堪。

地山竟自会死了——才将快到五十的边儿上吧。

他是我的好友。可是，我对于他的身世知道的并不十分详细。不错，他确是告诉过我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可是，大部分都被我忘掉了。一来是我的记性不好，二来是当我初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朋友”，不必细问他什么；即使他原来是个强盗，我也只看他可爱，我只知道面前是个可爱的人，就是一点也不晓得他的历史，也没有任何关系！况且，我还深信他会活到八九十岁呢，让他讲那些有趣的故事吧，让他说些对种种学术的心得与研究方法吧！至于他自己的历史，忙什么呢？等他老年的时候再说给我听，也还不迟啊！

可是。他已经死了！

我知道他是福建人。他的父亲作过台湾的知府——说不定他就生在台湾。他有一位舅父，是个很有才而后来作了不十分规矩的和尚的。由这位舅父，他大概自幼就接近了佛说，读过不少的佛经。还许因为这位舅父的关系，他曾在仰光一带住过，给了他不少后来写小说的资料。他的妻早已死去，留下一个小女孩。他手上的翡翠戒指就是为纪念他的亡妻的。从英国回到北平，他续了弦，这位太太姓周，我曾在北平和青岛见到过。

以上这一点事实恐怕还有说得不十分正确的地方，我的记性实在太坏了！记得我到牛津去访他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为什么老戴着那个翡翠戒指。同时，他说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的舅父的事。是的，清清楚楚的我记得他由述说这

